

坚持守正创新，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访谈

本报记者 张丽



▲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

郑欣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把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放在第一位，同时要合理利用”。文化遗产保护，不是停滞不前的保护，而是在创新、发展中的保护，助力古老的文化遗产焕发出新的青春活力，让每个人都有“我是遗产的主人”的责任感与自豪感。因此，在努力保护好文化遗产的同时，还要在守正创新中充分挖掘古老遗产的时代价值，努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以故宫学为例，其建立是时代的需要，其重要使命之一就是为故宫深厚的历史、文化、艺术、科学、社会等诸多方面价值进行深入挖掘与阐释。故宫是有生命的，它与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息息相关，与当下的中国文化建设休戚与共。随着4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人们更重视文化的自觉与自信，倡导文化复兴，寻求本民族发展的精神支柱。故宫作为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自然成为被关注的对象。人们对故宫寄予新的期望，因此故宫的意义与价值也需要充分的、新的阐释。以发挥故宫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扩大中华文明影响力与进行文明对话等方面的独特作用。比如“活力故宫”的提出，着眼于服务当代，通过充分挖掘文物蕴含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并将其创造性地转化为大众喜闻乐见、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展览展示活动、文化创意产品、新媒体展示方式、公众社会教育资源等，赋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现形式，让文物的灵魂“活”起来。

近百年来的故宫院史与20年来的故宫学发展史都说明，故宫遗产的丰富性、复杂性、特殊性，决定了对于故宫遗产价值的解读、认知程度，关系着故宫保护与故宫博物院发展的方向和水平，也影响着故宫学的深度和前景。同时故宫博物院的创新实践激发着故宫学的活力。因此，故宫价值的挖掘与阐释是一个不断深入的过程。

学术家园：故宫学创立伊始，您就提出故宫学在中国，也在世界。以故宫为例，如何深

入挖掘文化遗产背后的中华文明标识，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郑欣淼：历史上，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从未中断，中外交往和文化交流成为中国宫廷运行的常态。这种交往和交流，通过国家礼品、进贡、贸易等途径引发了相当规模的世界间物质文化产品的互换和流动，大量异域文明的物质成果进入中国宫廷视野，纳入宫廷收藏的典藏地。据不完全统计，故宫博物院收藏的明清时期外国文物多达万余件，包罗万象，涵盖极广。这些文物背后承载的是鲜活的历史，它们与那个时代的重要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见证了和中国和世界不同文明之间交往交流的步伐；也证明当时的中国及其宫廷并非游离于世界之外，而是世界大家庭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故宫博物院所依托的紫禁城，本身就是一个中外艺术、科学、技艺交流融合的舞台。不同文化相互融通、取得创新的成果，在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各类文物，如瓷器、绘画、珐琅、钟表、科学仪器、漆器、玻璃器、纺织品、宗教器物等方面都有体现。

故宫成为世界遗产为故宫价值认识与保护带来了新的视野、新的机遇。世界文化遗产的基本精神是文化的多样性。人们可从世界文化遗产的角度、从世界文明发展历程看待作为中华文明重要载体的故宫遗产的独特价值，同时也更客观地认识不同文明的贡献与地位，并从全球化时代保持文化多元性、传统中华文脉的要求认识保护故宫的意义。而作为世界文化遗产，故宫保护要坚持执行有关国际公约，坚持保护故宫的完整性与信息真实性。对故宫的保护是中国政府对国际社会的承诺，故宫保护也接受国际社会的指导和监督，故宫维修保护的实践也丰富着国际遗产保护的理论与实践。

同时，故宫学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或学问，需要国内外研究力量广泛参与，交流合作，取长补短，才能进一步激发学术研究的活力，取得更大的成果。大量故宫文物的国内外散佚、调拨，客观上为更多机构与个人参与故宫学研究提供了条件。从故宫是个文化整体的故宫学出发，这些流散、调拨出去的文物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东西”，而与故宫及其他文物有着一定的联系，他们的文化精神是故宫学的一部分。找到了这种联系，流散文物就有了生命，有了灵气，其内涵也才能更为深刻地挖掘出来；也只有把故宫的文物包括流散于海内外各地的文物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才会更好地认识故宫的完整价值。因此故宫学一直倡导“故宫在北京，故宫学在中国、在世界”的学术理念，强调故宫学是海内外学术界的共同事业。

■ 学海星光

Z 文化遗产·中轴线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不仅属于我们这一代人，也属于子孙万代。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不久前，“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展示出“北京独有的壮美秩序”，显示了文化遗产所特有的丰厚文化底蕴。从本期开始，我们邀请政协委员和专家学者撰写一组随笔，从不同角度进行讲述，持续推动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与传承。

“北京中轴线”是我国第59项世界遗产。按照我国提交的世界遗产申报文本，“北京中轴线”指的是从北京城正南永定门向北，经正阳门、天安门、故宫、景山一直到钟鼓楼的城市中轴线，同时也包括了故宫前面的左祖右社（太庙与社稷坛）和中轴线南端两侧的坛、先农坛等祭祀设施。

北京中轴线是世界城市规划史上独具东方神韵的经典手法。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传统模式以《周礼·考工记》为发端，至曹魏邺城和汉魏洛阳城而初具轴线布局之雏形，到隋大兴长安城始成规制方正、中轴对称的城市模式；迨及元、明、清三代之都城——北京城，遂成独具东方神韵的城市规划模式；坐北朝南、规制方正；中轴布局、东西对称。这种轴线规划的城市设计理念，源远流长且影响深远，甚至远及朝鲜半岛、日本和越南，成为世界古代城市规划设计理念中的东方经典。

北京中轴线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突出范例。北京中轴线上的建筑作品，无论从建筑设计到装饰艺术，都堪称东方木构建筑传统之楷模；从建筑规格与等级来看，重檐庑殿的太和殿与太庙、丽正端庄的天安门与端门、古朴典雅的钟鼓楼和静谧肃穆的天坛与圜丘，均属中国古代建筑史上的顶层设计；从装饰艺术来看，中轴线上的建筑，或雕梁画栋、或藻井高悬，或玉阶丹墀、或金砖墁地，甚至还有精雕细琢的石刻艺术，有独领风骚的书法作品——中国古代的建筑技术与装饰工艺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示。在城市空间布局设计方面，北京中轴线也有其独到之处，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曾把北京中轴线比喻成一首富有节奏与韵律之美的华彩乐章，诚哉斯言！

北京中轴线是东方儒家礼制传统的遗产载体。全城以大朝正殿所在之紫禁城为核心；中轴线之东、西两侧，分置太庙与社稷，前者是“隆祖尊君”的祭祀设施，后者则是“授茅疆土”的礼制场所。圜丘和方丘，按照阴阳的观念，分别布置在中轴线的南、北两端，是祭祀天地的丘坛。按照儒家农耕文明的传统，还有天子耕藉田、皇后亲蚕事的祭坛，是皇帝和皇后率先垂范、劝课农桑的场所。可以说，北京中轴线，其实就是礼仪之邦祭天隆祖、经纬天下的“神圣之路”。

北京中轴线还展示了东方的人居传统和生态美学，堪称中世纪的东方城市画卷：坐北朝南、背山面水；前朝后寝，秩序分明。城门开阖，驼铃之声悠长；修水长流，河渠之柳青青。戏台瓦舍，琴瑟之音不息；旗亭市井，叫卖之声不绝。朝野百姓，聆听晨钟、暮闻夕鼓；白塔寺礼佛，什刹海问柳……尤为难得的是，北京中轴线还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的风云变幻：永乐登基、康乾盛世、“垂帘听政”、公车上书、辛亥革命、开国大典，可以说是阅尽了人间沧桑，谱写了历史长歌！

北京中轴线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为古老的北京城开启了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新篇章。北京，也不仅仅是北京人的遗产、中国人的遗产，而是对全人类而言，具有突出价值的世界遗产。北京城是一处生生不息的活态遗产，北京中轴线世界遗产的保护、传承和活化利用，将是一件任重道远、泽被后世的大事。我们要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物工作系列讲话和指示精神指引下，按照世界遗产公约的原则和理念，做好遗产保护和文化传播，让这一处独特的世界遗产永葆青春，绽放新时代的光芒。

（作者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副理事长）

世界遗产视野下的『中轴线』

姜波

Z 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

7月27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6届世界遗产大会上，“北京中轴线——中国理想都城秩序的杰作”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始建于13世纪的北京中轴线，纵贯北京老城南北，全长7.8公里，包含故宫、天坛等在内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历经7个多世纪，形成了秩序井然、气势恢宏的城市建筑群，见证了影响中国都城营建传统2000多年的理想都城秩序。北京中轴线呈现出怎样的城市文化风貌？如何进一步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如何做好对文化遗产的深入挖掘和阐释研究？本报记者就此专访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故宫博物院原院长郑欣淼。

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

学术家园：从历史深处走来的北京中轴线，在您看来，具有哪些独特的城市文化风貌？以此为例，您对“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协调机构”“推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等，有哪些探索与思考？

郑欣淼：北京中轴线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其意义主要在于把中轴线看作了一个文化整体，这是遗产理念的创新与提升。

去年，我主编出版了一本书，叫《穿越北京中轴线》。北京中轴线是北京旧城的核心，也最为集中地承载与展示着北京的历史文脉。中轴线对应理念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反映，从中可见中华民族的审美意识、思维方式和传统观念。中轴线的精华部分在紫禁城即故宫，最重要的宫殿在中轴线上，沿着轴线两侧，分别设置了有关宫殿和坛庙建筑。严格按照《周礼·考工记》规划设计都城与皇宫，代表着“以中为尊”的价值观及“天人合一”的信仰，体现了儒家的礼制，反映了皇权至上的伦理观念。中轴线不仅有礼制文化、皇家文化，还有民俗文化、风水文化等，因此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

北京中轴线作为一个文化整体成功申遗，这就对它的保护与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北京中轴线的15处遗产构成要素，有的原已进入世界文化遗产行列，有的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是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的则尚未列为任何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这些遗产虽由不同层级的机构管理，但对管理的要求则应该是一致的，即保护遗产的真实性与完整性。

用世界文化遗产的要求来认真管理，特

别是要始终贯彻真实完整的保护原则，并且要把对文化遗产的价值挖掘、研究与阐释贯穿在保护工作的全过程中，这对于提高其保护水平必将是极大的促进，同样也有助于深入挖掘其文化内涵。目前文化遗产保护事业已进入到了以预防性保护为主的中国文物保护的新时代，因此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需要探索更加科学的保护理念，积极运用当代先进的保护科技，并加强国际交流合作。

在我看来，景山是北京中轴线上最高和最佳的观景点。清康熙帝曾登上景山，留下“云气千尺倚丹丘，擎下山河一望收”的诗句。乾隆十六年（1751年），在景山五峰上各建一亭，中峰为万春亭，是景山最高点，也长期是北京城的最高点。我经常登上万春亭南北眺望，中轴线的风采尽收眼底。还曾兴之所至，填了一首《水调歌头》，抒发了对中轴线的观感：

花柳各争胜，城阙正春喧。沉沉一线中轴，气象逼云天。次第巍峨宫殿，左右堂堂坛庙，辐辏涌波澜。西北五园迹，遐思到邯郸。

阪泉血，燕市筑，蓟门烟。几多龙虎拿掷，得意此江山。漫道金元孽鬼，更叹明清造孽，宏构震瀛寰。总是京华好，一脉自绵绵！

深入挖掘与阐释研究文化遗产的内涵价值

学术家园：故宫学的研究首先就是从文化遗产的研究开始的。以故宫学为例，如何更好地深入挖掘文化遗产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揭示其中的中华民族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

Z 传承与创新

北京：中国都城规划的理想杰作

张广汉



北京历史文化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伟大见证，习近平总书记2017年2月在北京考察时强调，“要更加精心保护好，凸显北京历史文化的整体价值，强化‘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的城市特色。”北京中轴线无疑是北京都城传统格局特色的核心。

北京都城特色的保护和延续需要严格的规划管理做保障。事实上，北京都城传统格局不仅限于中轴线。1993年国务院批复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文件提出，要保护传统城市中轴线、明清北京城“凸”字形城廓平面、河湖水系、原有的棋盘式道路网骨架和街巷胡同格局、城市重要景观线等传统格局，注意汲取传统民居和城市色彩的特点，以故宫、皇城为中心分层次控制建筑高度等。提出了历史文化保护的三个层次：各级

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从整体上保护历史文化名城。我有幸主持了中轴线上制高点景山及周围八片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规划、以景山为中心向东西两侧延伸的“朝阜大街”（阜成门—朝阳门）的城市设计工作。

没有历史文化街区的衬托，就体现不出中轴线的壮美。1999年8月，北京市政府公布了《北京旧城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和控制范围规划》，对1990年公布的第一批25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和控制范围进行划定。这些历史文化保护区总占地1038公顷，占旧城面积的17%，与处于南北中轴线上的皇城、三海、钟鼓楼地区以及前门外的大栅栏、天坛、先农坛等地区连成一片，基本体现了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整体格局。在北规委领导下，2000年我带领中规院团队按照保护“历史真实性、风貌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的原则，编制完成景山八片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规划，规划提出了在保存历史风貌的前提下，应坚持合理降低人口密度，积极改善基础设施，优化社区环境，在

街区保护与更新中通过政策引导，调动居民参与的积极性，采取“微循环式”保护和更新，分期分批，坚持不懈。2001年，保护规划获得全国优秀规划设计一等奖。

理想的规划还需要正确的实施做支撑。2003年以来，北京市政府推进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实施试点工作。2003年10月，中规院在市政府领导下，与西城区政府和西城区市政管理委员会等相关局委办共同协作，完成了景山和北海之间的陟山门街历史文化保护区保护详细规划设计，实施了架空线入地和市政基础设施改善工程、沿街立面的初步整治工程、内务府御史衙门等文物建筑腾退修缮利用工程。四合院院落根据历史和现状情况，分为保护类、改善类、改造类、保留类，逐年推进保护改善工作。政府主导、居民参与、渐进改善，是陟山门街历史文化保护区的保护实施的重要经验，为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实施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03年11月北京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还印发了保护区房屋保护和修缮工作的原则，要求保护和恢复保护区的整体传统风貌，保护历史真实性，保存历史遗存和原貌；落实《保护规划》与完善基础设施、改善居住住房条件相结合，坚持统一规划、市政先行、有机更新、循序渐进；保护区保护与旧城外开发相结合；政府投入和房屋产权人或使用人合理负担相结合，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发挥市场作用，调动多方面积极性等。老城的保护与更新需要建立多部门合作的工作机制，需要多层次的公众参与。北京景山周围历史文化街区持续不间断的保护更新和近期雍和大街的保护更

新，都说明了老城的保护更新已经不是单一的建筑保护或改造工作，而是物质、环境、文化、经济和社会持久改善的全面的、综合的展望和行动。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总规划师）

